



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而撰為百衲居士

蔡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大夫目之曰米顛魯公深喜之嘗為書學博士後遷禮部郎數遭白簡遂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學室百指行至陳雷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子行間魯公笑焉吾得是帖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竝被大臣知遇舉生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顯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鐵圍山叢談卷四

一知不足齋藏書

頃一天府尹用吏能稱頗不大博約五鼓與侍從同坐待漏院舍忽語眾曰夜來不能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張臺卿內相閣隨荅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爾一座為哄

祖宗故事誕育皇子公主每侈其慶此本無則有浴兒

包子竝賚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粟別本

果塗金果吳本塗犀玉錢犀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

賜包子罷又逐後命中使人齎密賜來張本逐約頒諸

宰相餘臣不可得也密賜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兩中貯犀玉帶或珍珠瑰寶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時何執中爲相因力句罷去密賜故事上可之後魯公召自錢塘而再相也與何傅適有皆召之美而何傅每歎近時錫賚薄少者魯公頓報之曰公所謂自作自受故也當是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制一日殿庭講事罷其歸都堂魯公復向何傅歎行禮次頗厭疲勞何傅於是忽起而報曰此亦吾公師所謂自作自受矣公爲之笑

豫章郡王孝參

雁里本誤作孝恭今從別本

曹王之次子

案史孝參實王第三

鐵圍山叢談卷四

二知不足齋叢書

子故下文有三天王之號此云次子似誤三本並同始仍其舊

曹王甚賢神廟之季弟

也案此句下宜增孝參二字文義始明

於太上皇爲從兄弟且俊爽一時

甚尊寵也號三大王者

者字疑衍文否則號字上有脫文又案吳本作二大王疑被

者因上次子故誤改耳張本與此同

政和閒始建春官既事大體重乃命

近戚奏告諸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爲妙選行事官

與之偕盡館閣上才一時之盛舉也諸名士既與王同

塗而王亦自矜持朝夕譚對簡札閒獨喜用其字諸公

爲怏怏不樂且以其崇貴故不敢顯譏焉往返者多將

及國門於是爭前敘別始僉以得其報之曰某等其有

矣幸獲侍大王其將半月不勝其榮幸今違履烏願大
王保其玉體益其令聞某等不勝其依戀數十其而後
歸莫不撫堂吾後數見字文叔通虛中延康猶尚稱快
不已

案雁甲本神廟之季弟也句下空十八字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

案東都事略作仲温

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爲其盡力而朝

廷因還其恩數遂官温焉温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
寺而諸貴璫蓋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温輒
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温嘗預貴人家會貴

鐵圍山叢談卷四

三知不足齋叢書

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温亦謹不
敢吐一語及酒酣懽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温遽
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多絕倒

案山

抹微雲少游詞也爲時傳誦故云

蔡內相文饒疑以殿魁驟進晚知杭州稍失志時宣和
閒錢塘經方寇破殘後其用意將效張乖崖公領成都
故事花判府有寡婦詣訟庭投牒而衣緋袴卽大書曰

紅袴白襜禮法相妨鬻杖十七

張本作七十

且守孤孀又有

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綿歷中外一日爲雷

守南都時羣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爲火忽遇上元於是
勝於通衢奉台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簡至
今遺士大夫談柄不可不知

吳考功巖夫勁正有風槩

吳本作氣槩

吾畏友也吾取友必

求諸巖夫而巖夫亦自喜知人宜和閒出守洋州嘗以
書付其甥周離亨者使轉致諸吾而吾不知也離亨卽

陰發其舅書見有羣賢名字其一適許景行遂密畀諸

王丞相黼時王當國正與魯公爭北伐事不相合旣得

巖夫書爲奇貨藏之且幾年

吳本云且經幾年

時巖夫已代還

鐵圍山叢談卷四

四不足齋叢書

而景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魯
公者黼伺得之懼始發巖夫之書謂妄薦臺臣於大臣
子弟也上偶震怒而巖夫與景行遂皆免所居官離亨
乃得拜符寶郎於是朝班無小大咸擲揄目之曰青鳥
其後周青鳥之名竟載白簡則士大夫樞機吁安得不
慎

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號異甚士大夫過之
得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自古
傳無一失者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爾王亦因自負

然獨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歲矣侍其父行後乃知風雨送介甫也魯公帥成都一日召還遇大風雨平地水幾二十寸遂位極人臣何文瀾丞相稟政和初與計偕亦得風雨送仍見夢曰汝實殿魁聖策所問道也文瀾抵闕下適得太上注道德經因日夜窮治及試策目果問道而何爲殿魁

吳本云而何殿魁果驗

李鬱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時因公事過河鎮偶監鎮夜同會坐數人相與其微鬼神事鎮官爲言乃者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

龜圖山叢談卷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且獨與小兒者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譁笑者見知是弗信也

張本是作之

因自

往聽之審一日扃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

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

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

者乃亾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期月卽夜叩門

曰我念吾兒之無乳而復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亾婦隨

遂徑登榻

別本竝無隨字

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

語言大抵不異平時人且懼且怪而不敢以駭兄也兄
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又欲亾吾弟
爾且弟既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
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張本刺作
判其人大呼而去拂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其尋
血汗蹤迄至於墓所則弟婦之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
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啓空棺而已官莫
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李鬱林者聞是始大
不然鎮官卽於坐命左右索其獄牘來視之迺信嗚呼

鐵圍山叢談卷四

六知不足齋叢書

亦異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詰者漢五行志言元始
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斂棺積六日而出棺外類如此乎
後三十一年時當癸亥案是爲高宗
紹興十三年夏四月會於郡齋
李鬱林爲吾道之卽書以補後世聽訟者之末也

魯公在從班時以趙安定王甲第傍近宮闕便謁見因
僦止焉其地甚古號多凶怪旣入居之是夕有異人劉
快活者謂魯公未宜寢也公曰諾乃命酒與痛飲塵三
鼓矣中堂黑暗處輒格格有聲甚厲忽覩一猴猴類人
長大緩緩而出於外因忽不見時夜中倉卒故不大驚

然劉但顧曰汝又勝他不過

吳本又作大

公亦大笑謂劉此

豈非所謂山魃者耶遂借就枕而睡

別本並云遂借就枕矣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

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其傳授於魏漢

津先生

吳本無其字

宗堯始仕宦時

吳本仕宦作在官

卽喜功名大

觀末從尚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人

張本節下有使字

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

吳本云不一日

四明忽

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

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

鐵圍山叢談卷四

七知不足齋叢書

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赤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

葬於魚鼈之腹故人念我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所愛

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

所寓書畫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一毫毛

別本並作髮

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

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戒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

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懽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

而詢焉方道其事始知爲黥鬼所侮吾親見宗堯言之

維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零祀謝見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亦多有異蠱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笑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持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閒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

內而出卽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

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閒尚帶鮮血

吳本云胸閒鮮血淋漓

鐵圍山叢談卷四

八知不足齋叢書

擁從甚盛徐徐行繇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維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

因著於編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

吳本云元祐賢臣也

晚在睢陽以鏹二十

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

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閒呼僕廝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

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篋篋而棄

諸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浹旬日

吳本曾作增乃至日得五七篋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

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錢易之者卽是某所

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怪乎猶覲鬼神之有職吳本覲

而後悛革今不數日則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職爾且當

受罰雖願仍舊貫不可得矣回顧從者盡培土偶五

鐵圍山叢談卷四九知不足齋叢書

六鄭之河中召匠手爲之改塑其神吳本召繇是怪不

復作繇林有謝秀才者衣冠後

科稱詐欺陰埋至重吳本埋鬱林有謝秀才者衣冠後

也善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於田井閒爲駟僮事每以

小量輕權貸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責償自喜其得計刻

深匪一日矣人往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捉升科

諸誑其將入林野纔出城東門未數里卽雷雨驟興有

黑雲追逐及霹靂一聲而謝秀才震死矣屢葬則屢爲

雷所發伺其肉潰敗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

雖刀間一不顧義理至爲鬼神所讎猶多不戒且甘以
此死何哉

建炎當三祀北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而越別本竝無而字

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焉時警報益亟有郎官

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至城東南隅得園林僻寂私相

謂曰使敵一不可避得相與匿於是宜死生以之未幾

山邁倉卒之際果不克奔而敵騎已遽入矣三人

者得如約共竄於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

而還伏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

鐵圍山叢談卷四

十知不足齋叢書

且杳至吳本無物字且字三人但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敵者

耶胡爲而至哉別本竝無而字語未已卽有黑衣數十百人繼

來別本竝無百字其坐於堂命左右邏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挺

敵殺之積尸傍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

於梁憊憊然嚮脫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旣散皆謂

得免況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燭籠數十對引導別本燭竝作燈

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於堂卽多羣吏據呼閱人姓名

者三人益懼於此始不得脫矣又細下視之則但見人

物可半 頭面俱勿辨別本半下無空字乃知非人也凡點閱

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閒偶呼至一名羣吏乃爭

報曰

別本此無乃字

不是不是類如是者凡有四三人者威能

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殆曉則四顧鳥雀不聞聲

知敵已洗城而引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二人

其詢其名乃夜來羣吏所謂不是者四人今悉復活矣

異哉吾得於宋高州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

妄云

柳州柳侯祠據羅池者不十許丈爾廟設甚嚴其神靈

則退之固載諸文

吳本無則字退之之下有前字

自吾放嶺外舉

鐵圍山叢書卷四

士知不足齋叢書

訪諸柳人云父老遞傳柳侯祠中夕輒聞鳴鑼伐鼓之

聲亦時舉絲竹之音廟門夜閉始曉則或已開每以為

常近百許年稍即無此異矣

別本稍稍即並作稍稍

又紹興乙丑歲

有楊經幹者過柳州因渴於祠則據其廡閒以接賓客

且笑語自若及還館舍纔入屏後輒仆而卒

別本此無輒字 繇

是終畏之

別本此無此句

鐵城之小南街有龐攝官舍

吳本攝作氏張本作室

龐已死久矣

一日其家木偶土地者忽自相毆擊不止家怪異之焚

香拜禱又不止乃投於井中一夕於井中又出遂令僕

遠送之然僕人者亦懼夜以楮錢纏木偶但潛置於稅務門小石橋下不敢遠人皆不知也石橋去行街止數

十百步翌日則街市人皆見木偶土地夫婦行於街衆

大駭爭相傳報聚十百人別本並作百十人而木偶土地自行

街前以手相接抱而雙俱行轉街復抵稅務八其中攔

頭因以繩繫於柱葉戎峯別本並作宰因下務見衆喧噪詢

之爭白曰木土地自行也葉戎曰豈有此理呼伍伯輩

令二人持此木偶擲之江中後乃寂然此非所動而動

在五行有兆當是時趙守不易案不易趙守名也吳本脫去兇險生

鐵圍山叢談卷四

三知不足齋叢書

事人不奠居吾意謂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紹興乙亥夏

六月二十有六日也吳本無二字張本二作之吾親見之至九月未

許簽判逃死十月趙守殂而楊司戶又死南流黃知縣

丁憂而去歐陽巡鋪米推官別本米並作朱皆卒次年六月葉

戎又死此其驗矣案璜川吳氏涉園張氏兩鈔本第

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都城之

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

火照天每至四鼓罷故永絕蚊蚋上元五夜馬行南北

幾十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

壯觀故詩人亦多道馬行街燈火

別本竝無街字

近世兒女戲有消夜圖者多爲博路以競勝負而作消字或謂可消長夜非也乃元宵夜圖耳吾待罪西清時於原廟祖宗神御諸殿閣遇時節則皆陳設玩好之具如平生時嘗得見宵夜圖者皆象牙局爲元宵夜起自端門及諸寺觀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圖本此

百戲諸伎甚精者皆挾法術元豐中有藝人善藏舟用數十人舉而置之當場萬衆不見也嘗經御樓前上下莫不駭異裕陵見之曰其人但行往來舟上耳故知假

鐵圍山叢談卷四

空知不足齋叢書

誑不能誑真人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爲國朝一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級一殿日時乘既歲久紹聖末詔名匠楊談者

新作焉久之落成華大於舊矣獨鐵費十八萬斤

吳本作八

十萬他物略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重物乃始可

運先是池北叔大屋深溝以貯龍舟俗號龍輿者既納

新舟

別本既竝作改

而舊舟第棄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

風異常不止衆懼爲裁雖哲廟頗亦憊頃風息方知新

舊二舟卽池中戰且三日矣新龍毀一日舊龍所傷尤

甚後得上達哲廟怒降敕悉杖之始得寧帖

別本並無得字

魯公崇寧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時賜第於園

門外俗號梁門者脩築之際往往得唐人舊冢或有誌

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實唐宣武節度梁門外知已

為墓田矣蓋多得婦人脛骨

吳本無得字

率長於今時長大

男子幾寸焉或謂吾曰嘗親見陝晉閒古長平為秦白

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大異隋唐時也知今人

寢助小釋氏之語或不妄

案清波別志云蔡京賜第在鄆城之東周圍數十里籍沒

後賜神師中未及遷又一夕煨燼無遺

鐵圍山叢談卷四

首知不足齋叢書

李密之死唐書謂徐世勣表請收藏其尸迺具威儀以

君禮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及政和導河繇

大坯將復禹蹟因卽三山而繫浮梁焉大坯者乃黎陽

山也密墳高適當所導河之衝有司以聞詔以禮改葬

之時為部役者先發其壙則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將改

卜然不見其骸獨得頭顱且甚大傳又謂密額銳而角

方不知其故

昔與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於無後小王先

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後吾默然不平歸

白魯魯公魯公曰有是哉吾益駭魯公始迺為吾言曰頃有李士寧者異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觀獨倚

吳本所
作廳

視卿大夫絡繹登階拜北神者適

睹一衣冠亟問之曰汝非穉兒乎衣冠者為之拜迺介

甫也士寧謂介甫汝從此去踰二紀為宰相矣別本云
並作一

其勉旃蓋士寧出入介甫家識介甫之初誕生故竟呼

小字曰穉兒也介甫見士寧後果相神廟而士寧又出

入介甫家適坐宗室世居事幾死賴介甫得免即尸解

去矣吾得此更疑惑久之又白魯公造化块坭天道濛

鐵圍山叢談卷四

圭柳不足齋叢書

鴻彼實靈物也吳本無
也字獸其形吳本云禽
獸其形中則聖賢爾

今豈冠佩玉彼人也別本云被
於人世中或畜產多有焉要

論其心斯可乎魯公為領之而吾始得以自決吳本云
而吾始

得為解
吾疑始得以解

政和末或於洛水得石大如拳也青鑿有草字兩行作

黃白文止之俄一士人又得洛石政相同亦上皆曰魯

公天與之道急急欲公之奉行此必有兆

紹興歲丙辰廣右大歉瀕海尤告病迄丁巳之春斗米

千錢人多孳亾而嶠南風候素乖譌至是殊正則李花

退謝悉成桃桃實復成李梨亦變桃熟皆可食凡物多類是有茹纍纍然枝間或結瓜大如拳此吾親睹亦中原所罕

始時士大夫起復則裹槌光幘

吳本則下有皆字

慘紫袍黑角

帶而已上意每惡之政和末議者謂入公門不應變服

遂建議赴治所

別本建議並作造請

皆吉服與常時無別矣大凡

有識之士不肖起復喪次起喪次者

吳本云起復者

時多權要

吳本首有乃字

或無志之人爾鄭丞相居中政和七年遭母喪

去卒哭尚二日則已拜命

命字掘張本增

士大夫深惜之然居

鐵圍山叢談卷四

實例不足為據音

家猶服喪也宣和後起復者雖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

是時客燕親舊蓋與常人無異禮義於是掃地李丞相

去矣邦彥孫起復中拜相魯公時復入政府

別本勃作地

吾

得出入禁闈平日遣邀吾吾已諾之矣適訪其親密李

公弼孺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侑優戲以見待吾得此大

懼方辭不去絲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獲戾之一端焉

然實賢者但不諒吾之狂也遂以著當時之習俗

別本遂並

作書

趙吉陽元鎮鼎者中興名宰相也一日於行在所因過

三館食竟語坐上頃一夕忽夢以罪貶海上何耶將無是乎於是諸館職學士爭道其德而談休美曰公爲國

柱石安得有此其閒一二輒又毅然更起

吳本毅作慨

白吉

陽某門下士也藉第使如夢則某等誓將乘桴而從公

行決矣一時以爲金石美談人故多之而傳達於四方

焉未幾吉陽去相位俄廢黜於潮陽後果徙海上

吳本後作

復徙下

四年而趙吉陽死

別本四年並作數年

是時獨有一王海

康趨者頗能爲流人調護海上所無薪粲百物海康輒

津致之又致諸家問勤懇不少寘厥後果爲人告許坐

鐵圍山叢談卷四

未知不足齋叢書

是免所居官而海康勿怨也當趙吉陽已死王海康始

受代罷歸時過吾吾亟訪海康曩聞三館之語甚美今

日有踐言者乎君居雷州雷州獨一路通海上

吳本通作逆

傍無他道君又喜與流人道地宜悉知之願有所聞也

王海康卽笑謂吾曰寧有踐言者耶雖吉陽親舊曾弗

睹一字之往來矣吾得此中心怒焉爲之短氣且士大

夫此風舊矣然豈無人乎懼世或未知便強謂曰必果

若何

語意未完疑有脫文

嶠南苦熱

吳本嶠南作粵西

雖盛冬數數有揮扇時吾僕入十

月矣偶感熱病呼醫診之曰伏暑又有博白守嘗題其
便坐曰十有二月望劉子友納涼

古者祀天必養牲必在滌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
祀之禮降神迎尸矣而後始呈牲牲入於是國君帥執
事親射之焉至漢魏而下有國有家者此禮寢日闕獨
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謂之天神
案陳時人陳銛者捕獵得巨卵於叢棘中攜歸雷雨暴
至卵開得一男子其手有文左雷右州大業三年為雷
州刺史名文玉既沒屢
音神異民因祀為雷神祀天神必養大豕目曰神牲人
見神牲則莫敢犯傷養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見而祀之

鐵圍山叢談卷四

夫知不足齋叢書

見字獨天牲如此吳本天他牲則但取具而已大凡祭

祀之禮別本大凡上既降神而後始呈牲於是主人者

同巫覡而其殺之迺畀諸庖烹而薦之焉又遇逐惡氣
禳疾病必礫犬與古同殊有可喜者則傳謂禮失求諸

野信然

漢郊祀志言粵人信鬼而以雞卜李奇注謂持雞骨卜
也唐子厚亦言雞骨占年放之今粵俗且不然實用雞
卵爾其法先祭鬼乃取雞卵墨畫其表以為外象畫皆
有重輕類分我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於是北面

謂鬼神而道厥事然後誓之

吳本誓作占張本作祈

投卵鑊中烹

之熟則以刀橫斷雞卵既中破焉其黃白厚薄處為內

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與否

吳本侵克作生魁

凡卜

病卜行人雅殊有驗

吳本無雅字

嶺右僻且陋

吳本嶺右作嶺南

而博白在嶺右又甚焉惟其僻

陋而甚故俗淳古則多長年動八九十歲不為異也大

凡人本壽願嗜欲思慮損之爾博白城下不百步則已

號新村吾朝夕曳杖其間一日至村舍見大小拱而環

立者有十餘人有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

鐵圍山叢談卷四

九知不足齋叢書

曰指其小者謂客曰此我幼弟亟問其年則曰纔七十

人矣

吳本久作茂

從傍環拱而侍之

吳本有者字

皆兩老人之曾

孫也始可入畫圖也又曾見有數村媪聚首有不平色

相與歎息

吳本與並作共

頗云

二字似誤

吾語諸媪胡為者諸媪對

曰我巷南竝舍翁昨暮死矣第令我輩有所不滿爾問

其年曰九十九吾失笑報諸媪九十九人安所謂不滿

耶諸媪共辨析謂吾曰惜更一年且百歲使滿百歲寧

不可而天遽天之耶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剎也唐沈傳師有道

林詩大字猶掌書於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
老元章爲微官時遊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
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寺僧亟訟於官別本無寺字有去字官爲遣
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也政和中上命取詩牌而內
諸禁中亦倣道林而刻之石吳本倣作做徧賜羣臣然終不
若道林舊碑要不失真

魯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筆法於伯父君謨既登第調
錢塘尉時東坡公適倅錢塘因相與學徐季海當是時
神廟喜浩書故配豐士大夫多尚徐會稽也未幾棄去

鐵圍山叢談卷四

字知不足齋叢書

學沈傳師時邵仲恭遵其父命素從學於魯公故得教
仲恭亦學傳師而仲恭遂自名家及元祐末又厭傳師
而從歐陽率更由是字勢豪健痛快沈著迨紹聖開天
下號能書無出魯公之右者其後又捨率更別本捨竝作厭乃
深法二王晚每歎右軍難及而謂中令去父遠矣遂自
成一法爲海內所宗焉又公在北門有執役親事官二
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團扇爲公扇涼者公心喜之皆
爲書少陵詩一聯而二卒大愠見不數日忽衣戴新楚
喜氣充宅別本竝作益以親王持二萬錢取之矣願益書此

公笑而不荅親王時迺太上皇也後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語及是顧謂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諸御府也元符末魯公自翰苑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擬將卜儀真以居焉吳本擬將作將擬徘徊久之因艤舟於亭下米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世舉無兩然某私意若不過賴燈燭光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來即睹一筭道簾下出別本

鐵圍山叢談卷四

主知不足齋叢書

筭筭有筆六七枝多大如椽臂別本多下並有有字三人已愕

然相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何字耶惡

客即拱而荅某願作龜山字爾公迺大笑因一揮而成

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其取視方回獨先以兩手作勢

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之而急趨出矣於是元章大怒

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迺刻石於龜山寺

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石也故魯公大字自

唐人以來至今獨爲第一

米芾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投疑捉字之譌張本同誤吳本

作
握五指撮之勢翩然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

意處大似李北海閒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魯公一

日問芾今能書者有幾芾對曰自晚唐柳張本有氏字近時

公家兄弟是也蓋指魯公與叔父文正公爾公更詢其

次則曰芾也則曰芾也何據張本增入雁里及吳本公更詢其次句後並空一行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橙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

闕其半惜不滿也徽廟默然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

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廟始命

匠者標軸成全圖乃招晉卿示之雁里及張本竝云以觀視之今從吳本

鐵圍山叢談卷四

因卷以贈晉卿一時盛傳人已懣異厥後禁中謂之就

日圖者是以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卽大

位於是醮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

□御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殆至末年

上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

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

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大凡歐虞褚薛及唐名

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

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殆絕蓋亦爲多焉吳本云蓋

亦偽多焉張本云蓋偽者亦多焉俱疑校者誤改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

高遠者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

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

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

謝雉亦西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筆吳本筆上有所字張本作名筆

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

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別本並云次則士鄭疑誤展子虔有北

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

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

鐵圍山叢談卷四

至知不足齋叢書

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於今恨眼中亦無復茲睹

矣每令人短氣蓋自政和閒既好尚一行世因為之貨

賂亦為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繇漢武帝汾睢得寶鼎

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尸

臣官此栒邑別本誤作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

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

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

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

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寢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公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絲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煬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雁里本者出今從別本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吳本希作喜則又取平生

鐵圍山叢談卷四

吾知不足齋叢書

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閒太上皇帝卽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吳本宗作崇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

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爲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

幾世旣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錢數十萬

別本爲竝作金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

矣獨政和閒爲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

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始有可哂者吳本

剛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

禮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
吳本先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

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畱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
窺聽臣寮訪諸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
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
漢閒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
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
凡所知名罔閒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
淑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

鐵圍山叢談卷四

聖知不足齋叢書

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
爛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攷驗者俄遇僭亂側聞
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金
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
之規模龍甌雁鐙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湮
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爲
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以不朽云爾
作古器說

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百衲居士 蔡 條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張本陰作然而患苦天

下今我抑嘗之異本云今我抑常好之張本云今我亦嘗好之不然廢其教也

別本姓作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

一小院戶旁則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

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為醉髡攔胸腹抱

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

也藝祖動心默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祖得

鐵圍山叢談卷五

一知不足齋藏書

促步還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為在否且

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遺

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釋氏有旃檀瑞像者見於內典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

忉利天而優填王思慕不已請大目犍連運神力於他

方取旃檀木攝匠手登天視其相好張本別而刻焉別

刻故別本絕釋氏者身長丈六赤紫金色人閒世金絕不可擬

竝作色獨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瑞像則八赤

而已蓋滅師之半當釋氏在忉利時適休夏自西別本

白作遂繇天而下其瑞像乃從空而逆之即得受記汝後

於震旦原注釋氏謂東方為震旦○案雁里本無此注今從別本增度人無量其後

藏龍宮或出在西域諸國援其說甚怪語多不載至梁

武帝時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八年扶南國遂

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置之金陵瓦棺閣傳陳隋唐至

偽吳楊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開寶既降下江南而瑞

像金陵不涉疑徙字之譌三本並同仍之及太宗皇帝以東都為

誕育之地乃新作啓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始命迎取

旃檀洎寶公二像自金陵而內於啓聖置兩側殿其中

鐵圍山叢談卷五
二知不足齋叢書

如正寢者則熙陵之神御也其後取熙陵神御歸九禁

大觀間魯公因奏請願以側殿之瑞像復之於正寢詔

曰可特命將作監李原注名犯中興御諱內臣石壽主之別本石壽並作

石壽故事奉安必太史擇時日教坊集聲樂有司具禮儀

奉綵輿而安置之焉及樂大作綵輿者輿轉至朵殿將

上入正寢則朵殿橫梁低下不可度瑞像輿又奉安時

且迫眾為愕懼李監者恃其才笑曰此匪難也亟召搭

材士雲集命支撐諸棟梁盡斷之以過像適經營閒則

主事者大呼曰勿鋸勢若可度矣萬眾亟回顧則見瑞

像如入脅肩輓綵輿乃得行遂達正寢於是上下鼓舞
駭歎所未曾見往往至泣下因卽具奏當是時祐陵意
嚮寢已屬道家流事頗不肖嚮之宵下嚮字據張本補增又素聞
慈聖光獻曹后曾禮像而於足下嘗度線且故事奉安
則翌日天子必幸之昧爽上自以一番紙付小璫曰汝
持此從乘輿後至是上旣焚香立俟近輔拜竟乃臨視
取小璫所持紙命左右從足下度之則略無纖礙於是
左右侍從凡百十咸失聲曰過矣上乃爲之再拜蓋自
神州陸沈卽不知旂檀瑞像今在否也

鐵圍山叢談卷五

五知不足齋叢書

元祐歲壬申魯公時帥長安因旱用故事上請禱雨於
紫閣紫閣者終南之勝地及報可迺以軍府事付諸次
官而自攜帥幕兵甲行纔一夕矣翌旦飯竟與僚屬共
偈大樹下別本偈茲作憩樹旁有神祠焉兵將則多入其閒坐

未定忽羣走奔出長安素號多虎在外者睹人自祠廟

中出奔疑有虎伏於廟於是衆爭鳴鑼伐鼓露白刃圍

守魯公吳本圍作團張本守下有白字公曰徐之召出奔者卽究其所

以別本先迺曰祠殿上有土偶人旁積楮錢中若有物

動搖者故疑其爲虎公謂不然迺命二指使汝入往瞰

則竊笑而出

吳本竊作大

報曰迺一俚婦人坐楮錢中以楮

錢自障其身爾

別本身竝作開

公心動拉賓從往共視焉纔見

公則長揖曰奉候於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仙姑惠

也復曰本欲蜀中相見休止於此相見可也公曰某帥

長安則又曰本待於蜀中相見爾因自舉手撫土偶人

而謂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矐云此迺泥土瓦礫合成

安得有佛性耶則亦嘻笑曰不然一則非一二則非二

當如是解遂起揖引去公亟展兩手橫障之曰願以仙

姑下山

吳本無以字

使萬人共瞻仰豈不美哉因顧公曰好

鐵圍山叢談卷五

四知不足齋叢書

事不如無保其體略不畏恥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緩

倏已在廟背山之上焉公悔亟遣人追其蹤則已不見

竟罔測為何人公疑其為觀世音大士然世多謂之毛

女

別本之竝作是

魯公自紫閣禱雨還纔踰月果遷龍圖閣學

士帥成都

老王先生老志

雁里本無上老字今從別本

道人前事未來者凡有

幾

雁里及吳本竝作未卒十九有幾頗費解今從張本

罔不中韓文公粹彥妻

父也嘗得其手字曰憑取一眞語天官自相尋不月餘

自工部除禮部侍郎小天一日命

介往見之老志

喜即語小天曰紫府真人小天亦疾應曰先公魏國薨
後有家吏孫勗日主灑掃因射大龍死被迫故有紫府
真人事或書於青瑣小說不謬也老志又曰紫府真人
實陰官之貴匪天仙魏公功德茂盛近始陞諸天矣其
初玉華真人下侍者也別本玉華姑作十華下同小天疾應曰乃玉
華真人下侍者也二人相語即啐喙同時張本同時上有皆字吾
大爲之駭小天徐語吾及老志曰先公晚在鄉郡但寢
與食外朝夕惟處道室中靜默有獨坐至夜分者未薨
之前遂自悟其身乃玉華真人下侍者也時吾歎息不
已而老志喜色自布宅自布宅三字似誤吳本作自布也亦未解張本云而老志神色

鐵園山叢談卷五

五知不足齋叢書

勉旃

開寶寺灾殿舍既雄吳本作峻人力罕克施魯公時尹天府
夜帥役夫拯之烟焰屬天矣吳本屬作燭睹一僧在屋上救
火狀亟令傳呼當斲性命吳本當作便不宜前僧不顧處屋
上經營自若俄火透出屋壞僧墜於烈焰中人憤其不

躑快之則又見在他屋往來不已益使傳呼萬衆在是猶不可施力汝一僧詎能撤也又不聽則復墜如是者出沒四三竟曉火熄人謂是僧必死於是天府吏檢校寺衆則俱在無一損獨於福勝閣下一阿羅漢像形面焦頰別本形汗珠如雨猶流未止教俗號救火羅漢後數遊福勝閣下魯公指示得識之

劉快活信之黥卒也不知何地人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適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與人言率道人吉凶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爲劉快活喜出入將

鐵圍山叢談卷五

六知不足齋叢書

相貴人門

吳本作將相
權貴之門

又能爲容成術所與游從老媪

皆度爲弟子容色光異或多至八九十歲快活上至百

歲

別本上
並作亦

然世常見獨作五十歲顏狀爾

張本獨作
二字作如嘗

從丞相曾布在東府

嘗從二字
據張本增

一夕厘三鼓不得寐呼

侍婢執燭視室中有聲侍婢曰此鼠齧爾那得在帽籠

中耶

吳本那
作安

試舉手啓帽籠則有一劉快活尺許大因

忽不見時劉快活在外方與門客對寢呼門客曰適誤入公內幾不得出也始知其爲戲魯公每飲之酒無不大醉夜乃吐出魚肉穢惡狼藉旦人爲屏除去悉御香

也後之雍丘云雍丘其鄉井一日尸解去

吳本曰作夕

時都

邑又有一人號風僧哥亦佯狂時時言事多中然風僧哥遇見劉快活輒戰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狀世莫曉其故豈所謂小巫見大巫者耶

魏漢津黥卒也不知何許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

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復投他尸

而再生漢津嘗過三山龍門

羅里本云山之龍門今從別本

聞水聲謂

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中

召見製大晟樂鑄九鼎皆其所獻議初樂制

疑是初制樂三本並

鐵圍山叢談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同也一日與宦者楊戩在內後苑會止朝獻景靈宮還

見漢津立道左觀車駕上望之喜遣小閣傳旨撫問

吳本

見漢津因鞠躬以謝及還內戩至上止曰漢津能出

觀我耶戩曰不然早自車駕出漢津同臣視鑄工方其

飲適聞蹕還

吳本蹕作駕

臣捨匕箸遽至於此然漢津不出

也上曰我適見之豈妄乎因呼小閣具證其故戩愕然

知漢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漢津明樂律曉陰陽數術多

奇中嘗私語所親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鼎樂成亦封

先生號然漢津每歎息謂猶不如初議未久死幾年忽

有人自陝右附漢津書歸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魯公始
驗爲尸解云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親以孝聞幼曾爲伯母吮
疽初去爲漕計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釐不受人賄

聞二十年其後每往來市閒遇一丐人見輒乞之錢

雁里

本無之字今一且句人自言我鍾離生也因授之丹老

據別本增

志服其丹始大發狂遂能逆知未來事翰林學士強淵
明紹聖初爲教官過濮見老志授之書曰四皓明達且
謂淵明必貴而主是事時吾亦與汝相見於帝闕矣及

鐵圍山叢談卷五

八知不足齋叢書

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謚爲明達皇后其制書果淵明

視妙始悟四皓者賜號也時大僕卿正真薦之

吳本正作王

召老志館於魯公賜第士遣使詢明達事老志曰明達

后乃上眞紫虛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白上而上語

亦遣白元君事甚夥然頗迂怪一日喬貴妃使祝老志

曰元君昔日與吾善今念之乎明且老志密封一書進

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喬貴妃得之

大慟此亦異也詔封洞微先生當是時郊天而天神爲

出夏祭方澤而地祇爲應皆老志先時奏而啓發之又

士大夫多從而求書字其辭始若不可曉後卒合者十
八九故其門如市魯公謂慶賞刑威別本謂威作以爲乃上之

柄縉紳不應從方士驗禍福且不經而老志亦謹畏乃

奏斷之老志曰一食獨湯餅四兩冬夏衣一襲後云見

師責以受羅縠之服且處富貴不知厭足凡有衣六七

獲悉封還魯公及病乃力白歸久之病甚上乃許其去

及步行出就車不病也歸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簫

雲鶴焉老志又獻乾坤鑑法上命鑄之鑑成老志密奏

謂他日上與鄭后皆有難深可懼願各以五色流蘇

鐵圍山叢談卷五

九知不足齋叢書

垂鑑實於所處之殿且臣死之後時時坐鑑下記憶臣

語切謹慎必思所以消變者吳本云思其所以消變者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許遜真君授以

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老志死後仔昔

來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於魯公賜第大抵巧

發奇中道人腹中委曲其神怪過老志逆知如見又自

言晝見星事多不及載詔封通妙先生然魯公寢不樂

從容奏曰臣位軸臣輔政而家養方士且甚迂怪非宜

上甚然之乃徙之於上清寶籙宮仔昔建議九鼎神器

不可藏於外於是詔內鼎於大內其後宮人有爲道士亦居寶籙宮者以好事疑似發發字以當在疑似字上三本並同仍之因

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戇上常以客禮待仔昔故其視巨闢若奴僕又欲使羣道士皆師己及林靈素出衆乃使道士孫密覺發其語不遜下開封獄殺之陷仔昔者中官馮浩爲力仔昔未得罪時先以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仔昔死甫四年而馮浩以罪竄適行至上蔡縣上命殺之焉靖康初言事者至謂魯公嘗欲使仔昔錦袍鐵幘以取燕山蓋誣云

鐵圍山叢談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皇太子始冊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大旂而議者從中大不然於是中宮遽辭而止獨前一夕設鹵簿於左掖門外翌日質明但常服御馬入太廟更禮衣冠遠遊執九寸圭而款祖宗焉當是時清道親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縱歡呼衆中一父老忽歎息曰我昔頻睹是傳呼今久不聞此聲矣攷之仁廟雖嘗在東宮然罕出又未幾卽大位獨眞宗爲皇太子歷年且數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爲年當百二十餘則父老者又不知幾何歲人時太上方畱神

道家流事

吳本神作心

聞亟使散索已忽不見

政和丙申汴渠運舟火閃順流直下犯通津門者號取

水門也通津既焚而火勢猛甚旁接

觀雁里本空一字別本並云

旁接體觀亦似誤

其日真武見於雲間神吏左右儼然萬眾皆

賭別本賭字並有瞻字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真華嚴者不省乃自取一

木橫置大井上端坐作禪觀且七年一旦大悟便操筆

作文偈無不通解道價日盛大觀開住持東都之淨因

禪院有天府尹李壽者雖法家然喜禪學特愛重楷時

鐵圍山叢談卷五

並知不足齋叢書

因陞見力譽之上曰朕久已欽其名矣

別本並作也

李壽退

上卽命中使錫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賜四字禪師號者

釋氏之異數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禮來楷不肖受

別本並有之字

又故事院中應以白金五十鎰遺中使號書送

而楷曰豈可以我故爲常往費又止不予中使人亦悵

不樂遂苦辭不受久之止乃命李尹諭旨禮重殷勤然

楷不回也使者前後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確

吳本作堅

上始

大怒命坐以違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

別本並有也字張本天府止有

卽有僧俗千許人隨之至庭下李尹慚因不敢出獨

使其兩貳官主斷而少尹者顧問是僧七十有幾耶楷曰六十有二矣二人默相視失色卽呼醫醫至又曰是

僧瘦頽疑若疾病狀行可驗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生

無病二人因低首私語如此則當杖矣楷笑曰不受杖

待何時乎別本並云不於是編管沂州蓋隣淄川將俾

近其鄉井實李尹意至沂則道侶從之學益熾楷又厭

之誤本又一且忽去別本去上衆走求諸郊野乃於山

中得別本乃故作頃張遂卽山之土爲立精舍而止其

開焉後十許年乃死方其死時招聚大衆曰雁里本無

鐵岡山叢談卷五

士知不足齋叢書

標別汝等偕來嘗吾大酸餽食竟獨入深山久不出衆

往視之坐石土已踟跼而化矣嘗謂浮屠氏時有立志

若是者頗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見之別本並無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勝之能詩張本作善畫酷肖於傳神寫

照出入公卿門東坡公有詩敘尹尊師可元甫生於李

氏者德柔也魯公亦喜得其戒徐王好色句數爲大筆

書之其後天子方嚮道家流事尊禮方士都邑宮觀因

寔增崇侈於是人人爭窮土木飾臺榭爲游觀露臺曲

檻華僭宮掖入者迷人獨德柔漠然張本作益示爲朴

魯羣黃冠多擲榆之遂聞於上上曰德柔貧耶命資錢
五百萬俾新作其齋房

別本竝作居

德柔不得已拜受乃爲

一軒而名之曰鼠壤上笑亦爲之御書金字榜之宣和

甲辰春德柔一日報吾熒惑入端門守內屏有旨皇城

增貯水器

災本貯作置

我始寤熒惑星元解放火耶吾不能

答其後竟坐誚神霄事被逐嘗謂世不乏人人弗之知

爾

別本竝云人

蓋亦不得以一切論也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

之方退

別本竝云方得解

時泗州僧伽大士忽現於大內明堂

鐵圍山叢談卷五

三知不足齋叢書

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傍侍惠岸

水必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

狀莫識何人也萬衆咸睹殆夕而沒白衣者疑若龍神

之徒

別本若竝作以爲

爲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

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天子時從六宮於其

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絲知是日上偶

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

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

耶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
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耶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
捕執於觀之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
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柰吾
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
炮烙逼詢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
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
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
其足筋俄施刀斲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

鐵圍山叢談卷五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屠氏實有人
嶺南僧婚嫁悉同常俗鐵城去容州之陸川縣甚邇一
日令尹某入寺見數泥像乃坐亾僧也令尹爲改觀且
歎息顧謂羣髡曰是亦有坐亾者耶甚不易得胡爲置
諸庭忍使暴露而略不恤耶其閒一髡號敏爽亟前對
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笑之

吳本云
絕倒

鐵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問之子有所
睹耶何迷而不復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時未識好
惡頃在桂林與一韓生者游

吳本
作遇

韓生嗜酒自云有道

衛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相別有自桂過昭平有別本增

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藍而韓生亦來夜

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眾其往視之即見以

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

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

爾眾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眾益哂其妄

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廝辦治肴膳多市

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吳本云燈

燭無所施坐上墨黑吳本坐上作四座不辨眉目矣眾大悶一客忽

鐵圍山叢談卷五

五如不足齋藏書

念前夕事戲黻韓生者吳本云戲黻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

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

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月光瞭焉見

於梁棟間吳本瞭作爍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夜

晴月色激灑則秋臺皆得睹眾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

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

也成君又謂吾曰我時舟中與韓生款曲輒數夕亦屢

邀我索授其爐火及存養法張本云服食法然我不聽及別去

不知所在後聞從瓊筦陳通判覺者周流海上數年至

陸川而祖及舉葬但空棺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從之
學用是篤意於神仙事也吾既聞成君說後又五載適
得識陳通判覺盡以訊陳而成君之言信

張本云而知成君之言信

矣。案廣川吳氏涉園張氏鈔本第五卷並終於此條又後爲第六卷

昭陵晚歲開內宴蓋數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嘗相

飛白書以分賜仍命內相王岐公禹玉各題其上更且

以香藥名墨徧賚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謨伯父所

得乃廷珪

吳本有者字

君謨時覺大臣意歎有不足色

吳本無歎

字足因密語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爲貴

吳本佳而

鐵圍山叢談卷五

吳知不足齋叢書

不知有超也既易轉欣然

別本故云既能易轉欣然

及宴罷騎從出

內門去

吳本內門作宮門無去字

將分道

吳本無此三字

君謨於馬上始長

捐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宣州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

散卓也吾頃見尚方所藏右軍筆陣圖自畫捉筆手於

圖

別本捉並作提

亦散卓也又幼歲當元符崇寧時與米元章

輩士大夫之好事者爭寶愛每遺吾諸葛氏筆又皆散

卓也及大觀閒偶得諸葛筆則已有黃魯直樣作棗心

者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故諸葛氏遂有

魯公羊毫樣俄爲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旣數數更其調度繇是奔走時好至與挈竹器巡閭閻貨錐子入

奴臺手抄圭撮者

別本作薛閭閻貨錐子抄圭撮者

爭先步武矣

別本並無

矣字有

政和後諸葛氏之名於是頓息焉吾聞諸唐季

時有名士就宣帥求諸葛氏筆而諸葛氏知其有書名乃持右軍筆二枝乞與其人不樂宣帥再索則以十枝

去復報不入用諸葛氏懼因請宣帥一觀其書札乃曰

似此特常筆與之爾前兩枝

此本前下有與字

非右軍不能用

也是諸葛氏非但藝之工其鑒識固不弱

張本作爽

所以流

鐵圍山叢談卷五

十七知不足齋叢書

傳將七百年向使能世其業如唐季時則諸葛氏門戶豈遽滅息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有張滋者眞定人善和墨色光驚膠法精絕舉勝江南李廷珪大觀初時內相彥博許八座光凝其薦之於

朝廷命造墨入官庫是後歲加賜錢至三十二萬政和

末魯公辭政而後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待聲價時皇弟

燕越二王

吳本皇弟作皇子張作今皇帝

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

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爲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

吳本作命

之不敢私遺人二王乃匄於上詔各賜三十斤然滋所

造實超今古其墨積大觀庫無慮數萬斤世謂道君用
度廣空帑藏是悉繆說別本竝作誤不知元豐大觀二藏雖
研墨蓋何事不具仍豐盛異常爾且以敵犯順時元豐
與內帑自出河北山東精絹一千萬匹他絹則勿取以
是証焉斯可知已

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研山徑長尺踰咫前聳三十六峰
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
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土人家爲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
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勿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

鐵圍山叢談卷五

大知不足齋叢書

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墓多羣木蓋
晉唐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研山於是王彥
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其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
號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時東坡
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崛奇
後上亦自爲二研山咸視江南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
未得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研閣得盡見之

太上畱心文雅在大觀中命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研
上焉時未嘗動經費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廣頭子錢

乎萬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時以三千枚進御二千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願得之詔更上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於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巖穴蓋欲後世獨貴是研時人或不知厥繇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國朝西北有二敵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蠻罕所通道太宗時靈武受圍因詔西域若大食諸使是後可繇海道來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爲異政和初進火浣布者已將半仞矣其後血筥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

鐵圍山叢談卷五

九知不足齋叢書

布色微青鷲蓋投之火中則潔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紡績爲巾褥布袍之屬別本布並作衣多至不足費亦可証

舊說之譌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杖直手焉別本杖直手並作杖直無手字未知孰是大內中諸

司局大駭懼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方吳本方作用張

本云其知 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其何用

顯德閒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瓈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古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火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吳本作千緡金玉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閒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

廣輿山叢談卷五

字知不足齋叢書

因古龍涎始也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

金爲別本爲上並有爲之二字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採屢

蒸積而爲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

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別本並無密字

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十數日不歇也

至五羊吳本作近年似校者誤改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

紫馨茉莉花爲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

水猶奴爾

香水初一種也膏脈貫溢則其結沈水香然沈水香其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閒凝實者也謂之脫落因木朽而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脈聚焉故言生結也謂之蠱漏而後膏脈亦聚焉故言蠱

漏也自然脫落爲上而其氣和生結蠱漏則其氣烈斯爲下矣沈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爲靈水沈

別本竝作弄水沈弄水香者番語多婆菜者是也

別本語竝作女多竝作夕

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大不實而色褐

雁里本空一字別本竝作禱從之好事者故謂之鷓鴣斑也婆菜中則復

有名花盤斯水盤斯

別本竝作花盤頭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乎沈

水但香木被伐其根盤必有膏脈湧溢故亦結但數爲

水淫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盤斯爲下矣

別本斯竝作頭餘雖有香氣旣不大凝實若是一品號爲箋香大凡沈水

婆菜箋香此三名常出於一種而每自高下其品類名

號爲多爾不謂沈水婆菜箋香各別香種也

別本香種竝作有種三者其產占城國則不若真臘國真臘國則不若海南

諸黎洞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閒黎母山至是爲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郡亦

出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爲一種類箋之上者吾久處

夷中厭聞沈水香况邇者貴游取之多海南真水沈一

星直一萬居貧賤安得之別本妙作無絲得之因乃喜海北香別本

乃或若淩水地號瓦竈者爲上地號浪灘者爲中時時

擇其高勝熬一炷其香味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

古人說香暨續本草酉陽雜俎諸家流語殆匪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閒地名訖寶雅里及吳本地

竝作也屬上名斷望者最而斷望池近交趾別本池號

產珠尤美大別本竝無號字大字父老更傳昔珠還時蓋自海際

鐵圍山叢談卷五

至知不足齋叢書

珠母生猶山然高壘數百千丈甚或出露波濤上雅不

知得幾何代也刺史者每啓其貪欲心或絲是暴虐人

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之皆遠徙張本去之從交趾真

臘諸異國而珠母益不生張本益作亦就生亦不實矣俗言

珠母者謂蚌也凡採珠必蟹人號曰蟹戶丁爲蟹丁亦

王民爾特其狀怪醜能辛苦常業捕魚生皆居海艇中

男女活計世世未嘗捨也採珠弗以時衆咸裹糧會大

艇以十數環池左右以石懸大緇至海底名曰定石則

別以小繩繫諸蟹腰蟹乃閉氣隨大緇直下數十百丈

捨組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時然氣已迫則亟撼小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組上出輒大叫因倒死久之始甦下遇天大寒張本下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

可升許飲之醕於是七竅為出血久復活其苦如是世

且弗知也父老云頃熙寧末安南連陷欽廉被係虜生

靈瞽瞍事甫定而珠為盛還當是時商賈走四方爭輻

湊遠民賴以安樂竟坐主者婪濁則珠寢徙去久矣中

興後乃復還海底積高纜數尋一刺史來得此大喜即

妄為辭以罔其上請復舊貫因縛繫諸蜚慘其刑一方

鐵圍山叢談卷五

三知不足齋叢書

始大騷張本走視珠母則莽見白沙布底爾徒得珠母

雖合數千百既破開略無一珠羣蜚獨環之大哭勿恤

也自是以貢則求諸他且又加配率開告訐凡桎梏而

破產者大率皆無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又弗吾惻

是天以珠池禍吾民也吾聞此為慙然後讀熙陵實錄

見書太平興國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門採珠場雁里本

今從別本獻真珠五千斤吳本無皆徑寸者為掩卷貽愕何

其異哉而致是歟久而思之此無他知實命更之效

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鐵圍山叢談卷第六

百衲居士 蔡 條



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

條匠者為之神耗而死於是獨以一賜曹武穆彬其一

太宗自御其後隨入熙陵吳本其作之屬上句而曹氏所賜帶則

莫知何往也別本知餘二十八條命貯之庫吳本命上有特字

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吳本羣閒

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曰別本竝此紫

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鎮庫帶後

鐵圍山叢談卷六 一知不足齋叢書

厪歷百十年所及敵騎犯闕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

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臣別本

作皆得賜紫雲樓金帶矣事後甫平吳本事上太上皇

言歸宮闕於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

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之十三祀有來自海

外忽出紫雲樓帶止以四銜視吾敵騎再入適紛紜所

追還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

醉拂林狀拂林人皆笑起麗里及張本林竝長不及寸

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有六

七級層層爲之鏤象之精其微細之象殆入於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銜不大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爲窮極巨寶吳本極作珍不覺爲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於是亟歸之客別本之並作諸而意始適平因書此以詔後之人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貨藥濟四方甚盛舉也歲校出入

別本校並作交得息錢四十萬緡入戶部助經費然往時議者

甚大不然矣時上每飭和劑局凡藥材告闕俾時上請

焉大觀間和劑局官一日請內帑授藥犀百數歸解之

鐵圍山叢談卷六

二知不足齋叢書

偶忽得一株大絕常犀且甚異因不敢用復上之朝廷

乃命工爲之帶雖工人亦歎駭此上德有所感召之效

矣蓋犀倒透中返成正透別本並無犀字其面猶黃蠟中有黑

雲一朵別本黑並作異雲中天矯一金龍飛盤擎空爪角俱全

遂爲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朝必攜其寶鑑以往返自國初以

來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實一鐵鑑爾蓋其來入

中國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水火獨挈其水而行攜鑑

者投之以水別本攜並作役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

之

伯父君謨嘗得水精枕中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甌

斗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舞動別本並作

生每寶惜之

錢塘之龍華寺有傅大士真身仍藏所謂敲門椎頰金

剛經拍板與藕絲燈三物蓋昔為吳越錢王從姪女雙

林取來藕絲燈者乃梁武帝時物也謬言藕絲織成實

不然但疑當時之最上錦爾張本云最上品絲爾其所織紋實華

嚴會釋氏說法相狀凡七所即所謂七處九會者是也

錢山叢談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幻眇奇特不可名政

和後索入九禁宣和初既大黜釋氏教因復以藕絲燈

賜宦者梁師斌吾昔在錢塘見之復於梁師成家得詳

識焉師成於靖康間籍沒而藕絲燈者莫知所在案臨安志

錢氏忠獻王往婺州發傳大士塔取骨殖及藕絲織成

兩勸像九乳鐘鳴榔板扣門槌等遺物十六種欲置於

彌勒院既至龍山舉之不動即其地建龍華唐雷氏繇德宗來世善斲琴著名別本善遇其得意玉

識之故國初尚方所藏玉鶴琴獨為世甲別本並在仁

宗時錢塘有名人水丘者又得玉雁琴而君謨伯父帖

曰聞賢郎在錢塘得玉雁琴雁與玉鶴爲輩流玉鶴藏禁中而雁落入閒此豈常物也哉其後玉雁琴吾得一

見頗不稱其譽又唐李汧公者號善琴別本善乃自聚

靈材爲之曰百衲琴百衲琴流傳當祐陵朝亦入九禁

是天下號殊絕獨玉鶴百衲乃第一上吳本作時方稽

古博雅若書畫奇工得以待詔日親近往往獲褒賜而

琴工獨閒冷日月光赫吳本無日月光赫四字張本因

日月以冀恩澤卽其奏取御府所寶琴盡句理治之上

亦可焉於是首取百衲琴破之乃止八段然膠漆遽解

鐵圍山叢談卷六

四知不足齋叢書

散羣待詔反大懼吳本反輒鹵莽厯得合併玉鶴輩八

九成破壞遂得時時奏功第賞但求金石之奏思得山

水之清音無矣此良足惜別本竝云

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於海中闌得一物乃藤匳開

匳白木枕一枕之則管弦四發又有青毛坐褥人坐其

上毛輒颯然豎起擁匝人腰溫柔不可名愚氓懼以爲

怪遂并匳焚之福清士人來爲吾言乃中興之初也

金蠶毒始蜀中吳本始下近及湖廣閩粵寔多有人或

捨此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

他人得焉鬱林守曰曰

張本云
某入者

為吾言嘗見福清縣

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求治不得踪或獻謀取兩刺蝟

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

匿榻下牆罅果為兩蝟拊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

蚣動長二三尺

吳本云四寸
張本云二三寸

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

托胎蟲多延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遇從下過

別本
遇並

偶托胎蟲必故自落於地蜈蚣為局縮不得行托胎蟲

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

之死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搗塗焉痛立

鐵圍山叢談卷六

五知不足齋叢書

止且金蠶其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則

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人不可以

不知

別本並有者
如此三字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

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閒號名藥市者於是於

窗隙開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窗隙

閒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跡既巨

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閒祐陵以仁經惠天下嘗即

上清寶錄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

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而上之焉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世懼行毒者爲讐害故匿其跡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脩治得其全卽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繇是殿中省羣醫付諸師驗其方吳本無付諸二字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猶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南來用是藥嘗救人食葫蔓艸毒得死者兩大

鐵圍山叢談卷六

別本按云嘗救兩人食葫蔓草毒得六知不足齋叢書

不蓋不可不書死

太上受命享萬乘至尊之奉而一時諸福之物畢至加好奇喜異別本喜並作賞故天下瑰殊舉入尚方皆萃於宣和殿小庫宣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之侍從者頒首飾上喜而賜之命內侍取北珠篋來上開篋御手親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賚焉初不計其數也且又不知其幾篋北珠在宣和閒圍寸者價至三二百萬又乙巳歲冬魯公得疾甚殆上爲臨問而醫者奏當進附子物上意惻怛命主小庫內侍舉附子以進御

手亦爲採擇取四遣中使賜魯公率大猶拳其一重三兩四錢次二三兩二錢二皆一兩八錢吾狂妄平居眼孔隘宇宙睹此亦歎所未始見則他可稱是

薑芥

別本並作介下同

一名假蘇本草謂性溫不然實微涼吾

竄嶺嶠

吳本嶠南

見食黃頰魚偶犯薑芥者必立死甚於

鉤吻毒矣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世於是禁殆不可不

知

零陵香草生九疑閒實產舜墓然今二廣所向多有之

在嶺南初不失香一持出嶺北則氣頓馨烈

吳本馨作釅

南

鐵岡山叢談卷六

七知不足齋叢書

方至易得富者往往組以爲牀薦也

吳本組作羈

建谿龍茶始江南李氏號北苑龍焙者在一山之中閒

其周遭則諸棊地也居是山號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則

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亦山秀地靈所鍾之

有異色已

張本色作也

龍焙又號官焙始但有龍鳳大團二

品而已仁廟朝伯父君謨名知茶因進小龍團爲時珍

貴因有大團小團之別小龍團見於歐陽文忠公歸田

錄至神祖時卽龍焙又進密雲龍密雲龍者其雲紋細

密更精絕於小龍團也及哲宗朝益復進瑞雲翔龍者

御府歲止得十二餅焉其後祐陵准好尚故大觀初龍焙於歲貢色目外乃進御苑玉芽萬壽龍芽政和閒且增以長壽玉圭玉圭凡厯盈寸大抵北苑絕品曾不過是歲但可十百餅然名益新品益出而舊格遞降於凡劣爾又茶苗其芽貴在於社前則已進御自是迤邐宣和閒皆占冬至而嘗新茗是率人力爲之反不近自然矣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爲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

漢宣帝在仄微有售餅之異見於漢書紀至今凡千百

鐵圍山叢書卷六

入知不足齋叢書

歲而關中餅師每圖宣帝像於肆中今始成俗漢氏之德於世如此也

開寶末吳越王錢俶始來朝垂至太祖謂大官錢玉浙人也來朝宿共帳內殿矣宜剏作南食一二以燕衍之於是大官倉卒被命一夕取羊爲醢別本羊上並有肥字以獻焉因號旋餅至今大宴首薦是味爲本朝故事

種和師服雁里本無和字今從別本增名將也出陝右元祐時朝廷

付之以邊事呂丞相大防始召之飯舉筋沙魚線甚俊

呂丞相喜問君解識此物耶種操其西音曰張本種作和不

托便不識至今傳以爲笑

魯公盛德蓋自小官時縉紳閒一辭謂之有手段元祐

時守維揚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本是早聯召客爲

涼餅會者八人別本八
並作數俄報客繼至者公必留偶紛紛

來又不已坐閒私語蔡四素號有手段今卒迫留客且

若是他食輒咄嗟爲尚可如涼餅者奈何便辦耶請共

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則已四十人而冷淘皆至仍精腆

時以爲談柄

太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棊則劉仲甫

鐵圍山叢談卷六

九知不足齋叢書

號國手第一相繼有晉士明又逸羣琴則僧梵如者海

大師之上足也然有左手無右手梵如之亞僧則全根

本領雅不及梵如但下指能作金石聲教坊琵琶則有

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爲雷大使笛有孟水清

此數人者視前代之伎之皆過之獨丹青以上皇自擅

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內供奉代御染寫是以無聞焉

爾劉仲甫棊士大夫特以較唐開元國手王積薪而仲

甫尤出積薪上兩道但仲甫亦自挾數術能彌縫士君

子故喜其爲人繇是名譽益表襮著棊經倣孫子十三

篇又作造微精理諸集咸見棊之布置用意成一家說
世遂謂無以過之矣及政和初晉士明者自河東來輦
下方年二十八九獨直出仲甫右一時又較之乃高仲
甫兩道猶有餘其藝左右縱橫神出鬼沒別本神上於
茲有特字
是名聲一旦赫然即日富貴然終不棄其故妻縉紳閒
尤多之先哲廟時有棊手號王愍子者以其能迫仲甫
未幾而病心死故世以謂仲甫陰害之也及士明出仲
甫聞而呼之與角遂爲士明再四連敗之於是仲甫乃
欲以女妻之則又辭曰我有室矣仲甫悵不悅居月餘
偶以疾殂蓋往往爲士明所挫死故好事者益爲浮言
計愍子死之歲實士明生之年也則士明果愍子之後
身造物者俾之復其讎云

鐵圍山叢談卷六

十知不足齋叢書

花蕊夫人

別本蕊
並作藥議

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

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淫

亂亾其國

別本淫
並作汚

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

途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蕊
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

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

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進毒屢為患

別本進

不能禁太宗

在晉邸時數數諫昌陵而未果去

別本坊作而不克去

一日兄弟

相與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擬

射走獸

別本坊無射字

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

偽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開其源流嘉祐元豐著於

元祐而元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陝右諸將議臣如

鄧中司潤甫力止其漸不可憲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

垂簾者久故其徒得預聞政機關通廊廟且爭事名譽

鐵圍山叢談卷五

未知不足齋叢書

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撼太子太上懼多以邸中舊

寶帶賂之得稍止及親政而竟殺之焉然勢已張若禁

綱則具在也及崇寧初上與魯公勿能戒於是開寄班

法因浸任事大觀後遂有官至皇城使官達者

吳本云其達者

至引進客省矣至外廷舊規餘風則猶尚存也時士大

夫自繇公輔而進

吳本無繇字未有者字

恥從此徒

張本有進字

亦罕

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繇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而後

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宦者乃出無復自顧藉祖宗垂裕

之模範遂盪然矣蓋自崇寧既踵元豐任李憲故事命

鞏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貫因盡擣取陝右兵權魯公
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詔差方劭察訪五
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寢領樞筭擅武柄
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坐籌帷幄其事任類古輔政者
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如中書門下徒奉行文書於
是國家將相之任文武二道咸歸此二人因公立黨伍
甚於水火又當是時御筆既行互相抵排都邑內外無
所適從羣臣有司大懼得罪必得宦人領之吳本八則
可入奏緩急有所主故諸司務局別本竝爭奏乞中官

鐵圍山叢談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提領是後大小百司上下之權悉繇闈寺外路則有廉
訪使者或置承受官於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紊矣宣
和之初暨中間宦人有至太保少保別本太保節度使
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朝廷貴臣又皆繇其門遂不
復有廟堂張本有士大夫始盡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
指目此立里客也此木脚客也反以爲榮而爭趨羨之
能自飭勵者無幾矣魯公則居家悔歎每至啜泣而上
亦覺其難制始殺馮浩又殺王堯臣若楊十承宣小李
使皆死不明連劾數人然勢已成未睹其益而羣闈既

懼恩脫禍無術則愈事燕游用蠱上心冀免夫朝夕識者深憂且疑有蕭牆之變漢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適破都人憤洩立殺至啗之異本云至殺而啗之骨血無遺餘矣別本竝無遺字凡此始終自非皇天擁祐聖祚不然可勝殆哉故書其略如此

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多奴事諸璫而取富貴其倡始者

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師成俄則盛尹章事向忻別本竝作何忻

宋八座昇事王仍後又有王右轄安中亦事師成此最

彰著者宜和以降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黼則

藏園山叢談卷六

士知不足齋叢書

呼師成爲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

麻制必極力作爲好辭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

相上梁師成啓事章則與忻捧藥而進昇對人呼王仍

爲王爺又有劉幹者自小官在童貫幙始終與之盡力

吳本與後位至延康殿學士及都邑傾覆先索幹入金

營既爾宮將播遷幹聞之又知金欲用幹遂自經而死

別本經獨能以忠節蓋前跡矣別本跡

漢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能言鳥鸚鵡

也然二廣閒鸚鵡視隴右實差小若具五色別本竝作若白玉色

又自出外國但今西甌之地適春夏閒山青澗碧而木
綿花發紅樹滿目如火與相間錯卽多有鸚鵡羣飛動
千數百高下爭掠人頭面去其聲咬咬可喜疑若別造
一道家羨門方域中爾人或得其雛養視而教諸語言
初皆丹喙中變而黑度歲餘乃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
號名鸚鵡有喙常黑而不變此獨雌者號名木戾是二
種者實藉人力而致之言語罕有合其自然至百數十
中忽一天機辨慧始雖因教然終乃同諸人而性靈斯
足尚矣吾頃見貳車陳端誠家一鸚鵡能自談對睹老
兵持米筒出則報曰院子偷物出也在篋內其小奴竊
酒又亟報曰惠奴偷酒衆爭視之窮詰略無跡反罪其
妾乃又曰歲卓下矣共驗之信於是奴婢大憤後以計
而殺之也嘗讀殷芸小說載晉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
說童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甕中何
繇得知事殆類此

都下飛鳶至多而大內中爲最每集英殿下燕則飛鳶
動千百爲羣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則多爲所掠故事
遇燕設乃於隣殿置肉以賜鳶後稍稍得引去然尚多

有之也周官射鳥氏賓客會同以弓矢毆鳥鳶則鳶之善鈔盜有自來矣今乘輿在御又鳶飛既衆是弓矢有不可毆者故賜鳶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竊謂儻非仁廟之至仁必繇祖宗之聖智矣

魯公以元祐末帥蜀道行過一小館有物倒懸於梁間初疑爲怪後見古今注乃知爲蝙蝠也又抱朴子亦謂蝙蝠五百歲卽白而倒懸食之壽如其年吾每記公此言靖康初貶邵陵始發自長沙謁一長亭方坐忽有類鴉鴿從房中飛掠吾身過者時亦以爲怪跡其蹤乃在

鐵圍山叢談卷六

五知不足齋叢書

堂中後空舍而倒懸則知其爲伏翼矣大爲之感愴俄遷嶺外博白暇日適與客行天慶祠纔升殿則觀梁間累累倒懸者以十數偷伺人久忽飛去博白天慶祠實唐紫極宮也則是物亦不暇三四百歲矣客有力勸吾羅捕取而盡食之者因爲之一哂

政和中于闐國朝貢以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類常馬其狀已怪則穆王八駿其圖天矯宜若有之也

相州古鄴郡其西有隆慮名山也寺則齊禪師道場亦

名刹也寺大門之前左右二池東爲黃龍西爲白龍所
窟宅政和閒適大旱安陽人禱於池既大雨於是一時
爲之飛奏詔加封爵焉及褒命下世俗不知厥繇但迎
置諸東池而已一旦雲霧四合如墨天大雷電異常有
頃衆登寺樓望則了然見白龍與黃龍拏戰而黃龍敗
焉白龍乃奮迅下取山嶺將塞東池垂半矣黃龍旣護
其居故屢鬪而屢敗且不已其右山谷閒白龍之所據
則水屯於門之外波浪高踰寺樓也羣髡大懼爲焚香
詛咒於樓之上始悟向之大雨實白龍爲之而黃龍冒
其賞故一至此競於是寺髡力爲之講解仍許再告請
上別本請終日始得平白龍因收水而退矣詔復封白
龍焉吾妻家相人也有妻兄檢得親見故特爲吾道之
且龍號稱神物能變化誠高遠乃亦爭虛名角勝負未
免作世俗態所以貴乎君子

江湖閒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究崇寧中淮水暴漲
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味爽小龍者出連綱之舟尾
張本連有柁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跂跂
又緣柁而上柁工之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

震一聲而汴口所積舟不問官私舟柁與士大夫家所
座船七百隻舉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
不樂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
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
可乎龍卽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匱中不動大漕遂攜
至都螿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
以祝之龍輒躍出匱兩爪據金盃飲幾醕於是天子異
之取大琉璃缶貯龍爲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
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

鐵圍山叢談卷八

七知不足齋叢書

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
責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迺魯公然小龍所
緣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
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
是家人大小咸歎異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魯公召命至
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
江陵將違陸出鼎澧聞公畏暑因改卜舟行下江陵憩
渚宮之沙頭一倉官解舍纜弛擔則小龍復出見魯公
爲之涕下且感念神龍乃不忘恩舊一如此吾戲公曰

獨知小龍之必來爾公愕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閒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且龍神爾而義風有古聖賢操烈因爲書其初末是亦春秋褒貶之餘旨不敢廢者也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數日連夕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有晨起拭格榻者睹若有大犬蹲其旁明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適與軍器作坊近遂爲作坊士羣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圖畫傳

鐵圍山叢談卷六

大知不足齋叢書

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宛如魚顏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其際始分兩岐焉又其聲如牛張本聲作身攷諸傳記實龍也後十餘日大

水至故俗傳謂之龍復讎案格榻里本作味揭義未詳今從別本

世罕識龍象師薛八丈黃門昂鐵墻人也始位左轄其小君因出遊還適過宣德端門時郊禋祀近有司日按象自外旗鼓迎至闕下而馴習之夫人偶過焉適見而大駭歸告其夫曰異哉左丞我儂今日過大內前安得有此大鼻驢耶人傳以爲笑

唐人說江東不識橐駝謂是廬山精況今南粵宜未嘗
過五嶺也頃因雲擾後有北客驅一橐駝來吾時在博
白博白人小大爲鼓舞爭欲一識客輒闔戶蔽障句取
十數金卽許一入如是徧歷瀕海諸郡藉橐駝致富矣
後橐駝因瘴癘死其家如喪其怙恃

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始
傷人村落閒獨竊人家羊豕雖婦人小兒見則呼而逐
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
籬客爲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

鐵圍山叢談卷六

先知不足爲靈

視虎猶犬然爾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日益衆風聲日
益變加百物湧貴而虎寔傷人今則與內地勿殊啗人
略不遺毛髮風俗澆厚乃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
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綠含皆高山大木入足跡所勿及斗米

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簪

張本作潛

魚大者動

長六七尺皆癡不識人也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
謂矣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鷲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
顛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則出出必雙雙而飛所過

則羣鳥舉爲之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眞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

博白張生公諤者蜀人喜學問能苦辛卜築於城西北隅山閒盛槩也吾手助其緝茅旣成名曰帶經堂下厠地得山蒨自然成元武者龜大於掌首尾克全蛇乃天矯纏龜猶世圖狀張生以獻吾爲再拜烹而食之旣物理有是不可致詰者

苑囿最盛宣和末所謂艮岳正門曰陽華亦五戟制同宸禁也自陽華門入則夾道荔枝八十株當前柳實一

鐵園山叢談卷六

予知不足齋叢書

株有太湖石曰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爲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覽其閒則一璫執荔枝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於是主者乃對簿按樹以分賜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獲侍從魯公入時許其賞柳實一小璫登梯就摘而剖之諸璫人荔枝二枚於是大璫梁師成者盡諤然吾笑而顧之曰諸人久飫矣且饒吾一路蓋是時羣璫多尚文字妄相慕仰咸以吾未始得嘗故也語此一夢令人愴悵

蒲中產梨棗已久得名昔唐太宗時

張本太宗作元宗

有厭儀

止梨樹上因變肌肉細膩紅頰玉液至今號鳳栖梨也
至本朝時一家獨出一種青袍瓊肌香脆甘寒備眾梨
之美又絕勝於鳳栖其人嘗進御後得文林郎且以青
膚足珍類選人之衫色因但號之曰文林郎歲罕得稔
遇稔則但歸諸碧油幙下帥貳其分餉焉他莫得入口
矣吾得於張守周佐嘗官蒲故能道之張名仲爽

吳本
仲爽
作行翼張
本作作翼

雜陽牡丹號冠海內歐陽文忠公有譜言之備然吾狂

病未得時嘗侍魯公入應宜召延福官賞花內宴私竊

鐵園山叢談卷上

空知不足齋叢書

謂海內之至極者也及靖康初元魯公分司河南吾獨
從魯公行時適春三月矣略得見雜陽牡丹一二始知
九重之燕賞殆虛設而文忠公之譜其殆雅有未究者
因問諸雜陽人爲吾言姚黃檀心碧蟬生異花葉獨號
花王雖有其名亦不時得率四三歲一開開或得一兩
本而已遇其一必傾城其人若狂而走觀彼餘花縱盛
勿視也於是姚黃苑圃主人是歲爲之一富吾又見二
父言吳本二父
作貢父元豐中神宗嘗幸金明池是日雜陽適
進姚黃一朶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御宮花不御乃獨簪

姚黃以歸至今傳以爲盛事

維揚芍藥甲天下其開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綠者名

金腰帶金腰帶不偶得之維揚傳一開則爲世瑞且簪是

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數驗昔韓魏公以樞密副使出

維揚吳本出下一日金腰帶忽出四藥魏公異之乃燕

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其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爲監郡

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將燕而一客以病方

謝不赴吳本及旦日呂司空晦叔爲過客來魏公尤喜

因雷呂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輔

鐵圍山叢談卷六

至知不足齋叢書

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

於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是後魯公守維揚金腰帶一

枝又出則魯公簪之而魯公亦位極未幾叔父文正公

亦嘗守維揚一日金腰帶又出而維揚人大喜賀文正

公之重望亟折以獻然花適開未全也文正公爲之悵

然亦簪而賞之焉久之文正公獨爲樞密使後加使相

檢校少保視察相恩數噫一花之異有曲折與人合乃

若造物戲人乎

鐵圍山叢談六卷有宋蔡條氏撰上自乾德下及建炎中間二百年軼事無不詳誌備載亶亶動聽至於北伐之繇靖康之禍則誘咎於王黼諸人且曰是實戎首吾父不與也嗚呼釀靖康之禍者非伊父而誰哉謹按崇寧初蔡京與脩哲宗實錄至比王安石於聖人故其始終祖述者王氏父子遺志也愚嘗謂宋朝朝局譬如養大疽於頭目之上種其毒者爲王安石潰其毒者爲王黼諸人中閒養成禍亂至於不可救者則爲蔡氏父子而猶曰無罪乎哉丙申秋杪偶閱叢談因書其誤國之繇今後之學者有所攷云丙申立冬前一日題於膠城學寬山識

鐵圍山叢談卷六

三三知不足齋叢書
道光辛巳重刊

舊藏蔡條叢談得於璜川吳氏者誤書棘目幾不容讀此則讀書敏求記所謂雁里草堂舊寫本也楮墨雖古脫繆略同再假涉園藏本互相讎比又以他書尋繹之稍有條理矣案條爲蔡京季子京最鍾愛助父作姦罪與攸等逮投竄南荒不知自誦猶復文姦怙惡肆其論說冀求白於當世亦已愚已更於其父一切濫恩固寵之事幸清議之偶逃爲士論所不齒

者猶津津而樂道之是非羞惡之心漸滅殆盡梁谿
費衮六爲無忌憚之小人宜矣顧其紀述建隆乾德
以來故事歷歷在目嗜古之士或於稽典故資博識
助談諧時有取焉刻梓以傳是亦聖人不以人廢言
之旨歟廬學士抱經堂本有寬山一跋其指陳靖康
禍亂之繇頗得要領養灑貽思條雖百喙何所置辨
哉因竝錄而存之

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十二月朔歙西鮑廷博識

鐵圍山叢談卷六

三酉知不足齋叢書

巳卯重刊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